

# 一覺山話



潘亦孚◎著

中西書局

一覺山話



潘亦孚●著

中西書局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觉山话/潘亦孚著. --上海:中西书局,2014.6  
ISBN 978-7-5475-0667-7

I. ①一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艺术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J0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7864号

---

---

---

# 一觉山话

潘亦孚 著

---

责任编辑 胡国友

装帧设计 梁业礼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中西书局 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(200023)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 上海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17.75

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75-0667-7/J·094

定价 160.00元

---

---

一覺山話

清園王元化題



## 序

## 心昭天日

赵兰英

文字是心灵的坦露，上好的文章皆如是。认识亦孚兄二十余年，曾有过多次长谈。记得去岁初秋，在温州，临窗的小桌旁，我们边喝着茶，边聊着天，全然不知时光飞逝。因而，自觉在他众多的朋友中，也算是对他有深层次了解，能够听得见他心跳，看得见他心灵的人。今天，当他将二十余年所写的一些文字，集拢在一起，放在我的面前，一篇一篇地阅读，还是被震动了。仿佛又听见他在倾述，那慢慢的，带有沧桑感的语调，一句、一句，所汇成的却是他独有的文化涵养、人生感悟，真真切切、明明了了。

亦孚现时的身份应该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。自然，他自己从未这样认为。因为，任何前面带有名目的“家”，他都觉得与自己不沾边。天生的对字画的那份喜爱，使他在走出人生困境后，就开始了对字画的寻访和收藏，那是1988年。90年代，艺术品拍卖风起云涌，上海朵云轩，北京嘉德、瀚海，深圳等公司的“第一拍”，他都在现场，都有收获。二十余年过去，拍卖市场翻江倒海，物是人非，依旧在这里进进出出、举牌竞拍者，他是少数几位中的一位。可以说，在书画收藏界，潘亦孚这个名字是有点影响、有点分量的。其范围，不仅温州、上海，乃至北京、香港等地。

去年10月，亦孚来上海，兴奋地唤我去他住处，说是带来一幅刚从香港拍来的张大千的字。到了那儿，他忙不迭地展开，但见是一幅十一字的

对联：“不作公卿非无福分都缘懒，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。”他是从嘉德公司拍卖图录上看到这幅字的。从这一刻起，他整个身心就处在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状态。这幅联是张大千八十岁时写的，应该是大千自况。但是，亦孚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是写他，喜欢得不得了。总算熬到拍卖日，他飞抵香港，终于竞拍到手。他满脸笑容，对我说道：“哎呀，你看，这二十二个字，把我一生都概括了。这幅字，理应归我吧。”除了兴奋，语气中还透出一种自得和自信。继而，又深沉地说了一句：“它要为我送终。”

字画，自然是前辈艺术家的优秀作品，对于亦孚是什么？他说，是他生活的乐趣和意义。每有好作品到手，他不是藏着，而是忙不迭地挂在自己的卧室里。而能够进入他卧室的，不是一般人的一般作品，而是弘一、徐悲鸿、郁达夫、张大千、齐白石、傅抱石、吴湖帆、黄宾虹、林风眠、丰子恺等这样的大家，且都是他们作品中的上品。除去吃饭，一天24小时，亦孚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。常常，“痴”坐在一幅画或一幅字前，好几个小时不移位。他在品赏，更在与前人对话，在作心灵交流。在他的眼中，这些看似泛黄的纸页，其实都有生命力，且鲜活生动。在根根线条、点点墨色中，可以想见创作者的音容笑貌，领悟他们的睿智思想，感触他们的超人才艺。每天早晨，他睁开眼，迎接他的就是这些近现代史上卓有名望的大师，他感觉，他是天底下最幸福、最幸福的人了。没有这一切，生活又有何意义？它们，是他生命中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他生存的全部动力和推力。

汇聚在这里的文字，有许多篇是亦孚写他收藏过程的，更有写在欣赏藏品后的一些感受和思考。这是他对艺术品由喜欢，到收藏，到研究的一次展现和一份收获。他的收藏，有过人之处。但凡收藏的每一幅作品，

心昭天目

建华同志

艾青题



不论大作小品，不论字与画，对其作者，他都先有研究。少年时，他就喜欢看书，艺术的、历史的、文学的、哲学的尤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阅读的书越来越多，但凡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文化人和画家，不仅是他们的字画作品集，他们的一些传记类书籍，甚至他们的文集、全集，乃至相关历史、掌故等，他都阅读并且仔细研究过。因此，他熟悉他们的身世个性、思想观念、学术贡献、笔墨特点，及背后的历史掌故等。正因为此，亦孚的收藏，看重的是作品内涵，注重的是内心感受，而非其他。

由此，他眼镜后的那一双眼，深邃锐利，“眼火”准得很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他还是一位非常不错的书画鉴定家，尤其是近代这一块，在收藏界，出其右者不多。

本书中的《幽香一缕张伯驹》，是亦孚研读近现代文化大家张伯驹手迹《收藏西晋陆机〈平复帖〉隋展子虔〈游春图〉经过》后的感想。他感叹，张伯驹收藏的不是一幅两幅画，是华夏民族文化，是一个千孔百疮，但又脉血相连的国家。读《悲鸿无恨》一文，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的独特思考：“他（徐悲鸿）把他的丈夫之爱，聚焦于艺术，扬洒在从艺之道的各个驿站。艺术，本质中具有一种宽博广袤的爱。艺术无恨，艺术家无恨。如同哲学无死，哲学家无死。”

从亦孚的这些文字，读者诸君悟到了什么？亦孚传递给我们的，不仅是艺术的享受，更有众多的人生哲思。他的收藏，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收藏。这正是收藏的一种境界，一种高境界。若是没有了这种境界，那就是：

“不是我玩了字画，是字画玩了我。”

本书书名“一觉山话”，为已故著名理论家王元化先生手迹。大约是本世纪初，仰佩王元化先生的潘亦孚，求先生为他的山居题写“一觉山

房”之名。使亦孚意外的是：除此，先生还写了一个书名：“一觉山话”。那时，亦孚已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随笔类文章，先生读后说：“此人的文章有山野之气。除了藏品，希望他以后出版一本专门给收藏人阅读的书。”今天，当这本书被读者捧起时，是先生嘱托的一个真切实现，更是亦孚对自己二十多年收藏的一个心的交待。

诗人艾青曾经给潘亦孚题字：“心昭天日。”我以为，展现在这里的潘亦孚的文字及他的收藏作品，不仅是他文化的表达，更是他情感的倾述。此心，可触摸到，可感觉到。因此，借以为题。勉为序。

2014年5月

## 自序

## 山房一觉已夕阳

潘亦孚

扫地焚香清福自具

粗茶淡饭乐天不忧

——郁达夫

很早很早以前，我就知道自己是成不了器的，用瓷器鉴赏的话来说，出窑时有几条“冲”，并且，这“冲”是由中心向外延伸，感觉清晰。因为是“冲”在自己身上，总会有自救的欲望。诚然，是生命而不是瓷器，自救总得去找一些自救的方法或者自我排遣的措施，比如一些人爱垂钓，一些人爱音乐、爱集邮，而我，爱上了字画。

想把字画的收藏过程和感觉写出来，原以为那是太简单不过的了，因为这是天天在干的事。10月份特地飞到香港嘉德，竟得一幅张大千八十岁写的对联，大手大脚善待了自己一次。“不作公卿非无福分都缘懒，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”二十二个字，把我的一生都概括了，理应归我日用，可以一用到终。前两个月看到诚轩拍卖图录中一件丰子恺的《满山红叶女郎樵》，又憋不住去竞争，理由是：活到六十的我，一直很灰，连心都是灰的，红色离我很远很远。有三十年前的笔记为证。“只离红日远，自觉碧天凉”，袁枚的这一句诗，三十四岁的我托人书之作为座右铭。花甲之后，渐



丰子恺 满山红叶女郎樵



王元化 題匾

渐地对色彩的喜好有了变化，室内与阳台要置放一些盆景花草，看着会有生命的绿叶红花，看着窗外的斜阳把远山和整个湖面染成彤红，粼粼的波光，将我的卧室映洒成红色，心有所动。方觉得人生或者说生命也需要暖色调的红，觉得红比灰好，虽然，人在暮年。玩了二十五年的字画，已然几许神经兮兮甚或病入膏肓，仍香港、北京飞来飞去，仍心手痒痒情不自禁伸向字画。忆起二十年前曾下过决心，在我老去闭目之际，若壁间能悬挂一件弘一，一件苏曼殊，一件郁达夫，我便是一个幸福的人了。可见人性中的贪念，兑现一个的同时，也是滋生另一个的时候。

什么时候好上字画这一口？通过自查二十五年前的记事笔记，还是能理出头绪来的。上世纪80年代我开办了企业，因为婚姻失败离异，企业就成了我的家。当时，外地在厂人员工作之余，打牌、唱歌、跳舞去，我不仅赞同，还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。人不是工作机器，应当有轻松愉悦的时候。而我，所谓的当家人，理应有当家人的样子，以利于一个企业的调度。历来头脑里翻江倒海且天性不安分的我，成了一个足不出户、循规蹈矩的厂长。所幸，天生爱好的阅读、思考，成了我排遣大量时间的唯一途径。

今天仍然铭记不忘的是《弘一法师传》和《苏曼殊全集》。这两部书，可以说改变了我这个人与我的人生。1993年把正蒸蒸日上的企业关闭，审视并认识到婚姻对我的多此一举，试图拥有弘一、郁达夫、苏曼殊的手迹，从而走上收藏字画之路，都与这两部书有直接的关系。

1988年底，借企业事务去香港之便，抵香港苏富比公司，购入大量拍卖图录。自此，每年都会设法收集苏富比、佳士得在香港的春秋两季拍卖图录。虽是拍卖画册，却提供给我大量的艺术享受、鉴赏信息。恰逢其时，经好友徐国林介绍，结识了1950年毕业于浙江美院的许继善老人，由他在民间帮我寻觅近现代字画。两年时间，收藏了吴弗之、卢坤峰、陆维钊、周昌谷、唐云、陆抑非、蒲华、于右任、傅抱石，等等。厂里的会计以为我疯了，认为此举如同吸毒，会倾家荡产走上不归路。1991年，经由厂里一位上海籍老工程师介绍，认识了与傅雷友善的叶庆桐老人。多年交往之后，给我的感觉，民国文人见多识广，为人耿直，胸中自有经纬。而新中国对他们的“改造”收效甚微，因此一辈子吃尽苦头，付出沉重代价。庆桐老人的收藏，主要是古代字画，近现代有黄宾虹、林风眠、傅抱石、李可染，量比较大的是黄宾虹。他说近现代的名家，都是50年代傅雷的引荐，而黄宾虹和林风眠的画，则是登门造访所购置。老人割爱于我一批黄宾虹的画，有册页、条屏、成扇、大中堂。另有李可染1944年作的仿李成的山水手卷，徐悲鸿八言长联，林风眠的《荒山泪》。那一两年与老人的往来交谈，除了了解我犯瘾之馋，也无意间让我领略了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执著。之后，他依然要保留傅抱石1944年金刚坡的山水人物，李可染1944年作的《洗桐图》，林风眠的《秋林》。这保留，我多少年后才明白，他是珍藏了他人生中的一段段记忆了。他的收藏全部发生在50年代初到1966年“文革”前。

我大体知道“文革”开始后他受的折磨和过的什么日子。1991年我第一次登门造访时，老先生仍孤身一人，但神态言语间，清癯、孤傲与刚毅无处不在，唯一流露出的戚戚，则是说到傅雷。90年代上海延安路拆迁，他搬去郊区虹梅路，忙碌于厂务且天性疏懒的我竟再没有与他联系。今日忆想与他的交往，仿佛一切都是默默的。老人从不夸自己的藏品有多好多精，字画之外偶有兴趣谈起的，是旧上海的杨度、杜月笙。

我天生酷爱自由，原因大概是自我1950年呱呱落地，就落在了一户阶级成分属自由职业的家庭，“父亲”二字，对我仅仅是一个词，我无法成像，当时我太小，只有几个月，他便主动到他的自由天国去了。因此，对于家庭、血统、天伦，我先天无知。直至今日，对于一些亲戚间的称谓，我如同幼儿，常要闹出笑话，亏得明了人间是非轻重，才得到他们的谅解。快上小学时的第一堂启蒙课，是《济公传》的开篇《好了歌》：“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人生渺渺在其中……”那是父亲开医院时的一位同事，就住在我家隔壁，每天每月每年所唱的一首歌。日暮帘落时候他唱，雨声淅沥中他也唱。小学初中唯一给我兴趣的，就是语文，说好听点叫文学，因为文学包含着艺术。成年后，在我生命自始至终的感觉里，活着，如果没有文学艺术这一片天地，那活着多么无趣，所以，文学、艺术，成了我活着的乐趣。上乘的文字里有图像有画面，上品的绘画里有文字有诗歌。

1980年，我厌倦了婚姻摆脱了婚姻。我无意推诿我的婚姻先天不足，只不过一个心灵深处满是空洞的我，天生与婚姻无缘。另与此相涉的，是我对自由的认识以及维护自由的决绝态度。在我的认识中，大部分婚姻都会对人的自由形成约束、桎梏甚至伤害。再则，我不屑满目手心是爱手背是恨的所谓的爱，爱、恨之距，如同云泥。这世间有多少“山盟海誓”且成

才齊九淵隨園極帖

不作公卿非無福分都緣懶

此人文奇激賞不日增為五之甲新白齋

不作公卿非無福分都緣懶  
難成仙佛為愛文章又戀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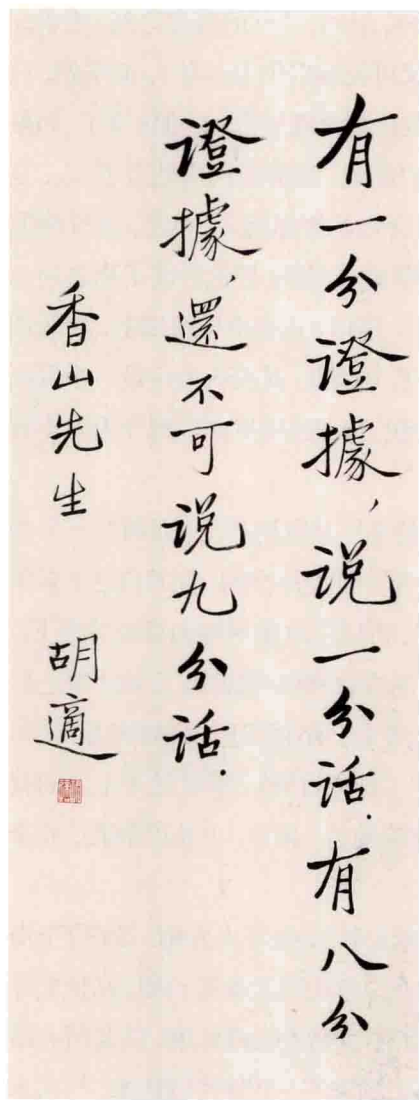
難成仙佛為愛文章又戀花

六十八集庚申孟陽法一日大千書

色斑驳而步入的婚姻，很快便转化为妥协、忍耐、责任的漫漫之路。看来，“爱”这个字，如同“要”一样，都可怜又可笑地衍化为占有了。而婚姻，只不过是给“占有”二字相当的合法性。但合情合理与否，实难定义了。如果说，妥协、容忍不正是人的美德吗？我只能说，这美德用错地方了。人，是力争自己活在真实里，外部世界不一定会轻易给你真实，但是，在凡能取得真实的范围里，不敢面对真实，都死要面子，甚至把这种面子称之为礼仪，在我看来，这种礼仪，便沦为滑稽了。所以，在自由与婚姻上，我选择了自由。倘若有人以为我翻译小说读多了，中毒了，甚或认为这是一个歹徒的谬论，我也认了。需要稍作解释的是，我二十五岁犯的错，到今天六十五岁没再重犯。

1983年，温州允许私人办企业，于是建厂开发新产品。而创办一个企业，大概可以消耗一个人大量的精力，可以给我补空的。凭着自己十多年当供销跑码头的经验和感觉，招兵买马，祈望在政策风向尚可的前提下，努力干个七八年，自己给自己落实余生的衣食和医疗保障，让四十岁之后的日子，没有任何牵绊，看这个世界风云变幻，看中国走向何处何方。还可以爬山登高去——对于大山，我有着一份特殊情感，那里是十七岁的我为生存自食其力的开端，是我生命启蒙的地方。果然，上苍怜悯我，成全我，让我如意。

1990年至1993年（那时企业尚在自然运转），经友人介绍，结识了上海名医杨永锐、老干部徐盼秋夫妇，还有北京章伯钧之女章诒和。从他们那里，我分享了许多书画艺术品，也聆听了不少名人收藏轶事，以及所有藏品的最终去向。让我有所感悟的，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与艺术、与艺术家的关系，艺术家、艺术品与收藏者的关系。



胡适 书赠王子兰先生

玩字画是会上瘾的，这在1988年我刚玩上不久便感觉到了。虽然一开始我就把古代字画划到我收藏的界外，但民国一批文人墨迹，却在90年代初便被我瞩目与搜求。当然，对文人字我有内容上的要求，直觉内容比字更重要。多少年来，仅仅近现代绘画与文人墨迹就足够我折腾了。

1993年，下狠心要关闭蒸蒸日上的企业，于1994年初快刀斩乱麻履行完毕。当初，厂里某些管理技术人员，不相信好端端的一个企业当家人，或者说资本家会不喜欢剥削，会把自己创办十年的企业当场掐死，看到我真的这么做时，翻脸诘问我：你才四十四岁，除了天生会办企业之外，还能干什么？办企业十年，我从未与任何员工红过脸，诘问之下，我笑笑说：“我